

冊三

重訂批評繡像玉嬌梨小傳

第一回

書名 重訂批評繡像玉嬌梨小傳二十回 清刊本
撰者 清 張勻 撰
卷 冊三
內容分類 集-小說-章回小說-煙粉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6
編號 D8652300

[彩色首頁1](#)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 編號: D8652300](#)

[東洋文化研究所漢籍目錄所藏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 索書號: 雙紅堂-小說-66](#)

[漢籍善本文影像資料庫文本 重訂批評繡像玉嬌梨小傳二十回 清刊本](#)

[版權所有: 東京大學 東洋文化研究所](#)

[使用上的注意事項](#)

詩曰
 小兒女代父題詩
 矮古經原本在人心
 笑罵皆文好細尋天地戲
 古今聚訟眼淚深
 詩存鄭衛非無意
 亂是淫更有子雲千載後
 生生死死謝知

美秋散人編次



玉嬌梨

玉嬌梨



三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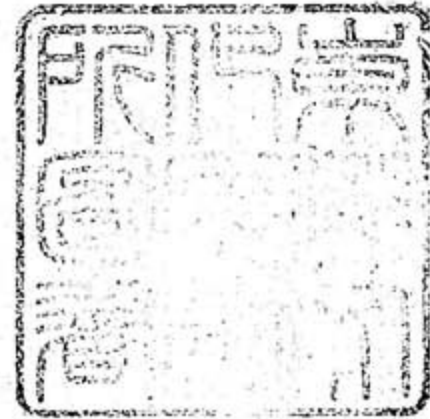
双紅堂
小說
66(3)

第七回

暗更名才子遺珠

詩曰一段姻緣一段魔豈能容易便諧和好花
竟開時少明月終酒缺處多色膽才情偏眷戀
心說宦風波緬思不獨人生忌天意如斯耳奈
何

話說張軌如因一時醉後高興便沒心把白小姐的
事情都對蘇友白說了後見蘇友白再三留意又見



科 2003.3

和詩清新到第一日起來思想轉來到有幾分不快

因○走○到○亭○子○裏○來○與○王○文○卿○商○議○只○見○王○文○卿○蓬○着○

頭○背○剪○着○手○在○亭○中○走○來○走○去○像○有○心○事○的○張○執○如○

見○了○道○老○王○你○想○甚○麼○王○文○卿○也○不○答○應○張○執○如○走○

到○面○前○王○文○卿○惱○着○臉○道○我○兩○個○聰○明○人○為○何○做○出○

這○糊○塗○事○來○張○執○如○道○却○是○為○何○王○文○卿○道○昨○夜○那○

個○姓○蘇○的○又○非○親○又○非○故○不○過○一○時○乍○會○為○何○把○真○

心○話○都○對○他○說○了○况○他○年○又○少○人○物○又○生○得○俊○秀○詩○

又○做○得○好○若○同○他○太○却○不○是○我○們○轉○替○他○做○墊○頭○了○

張○執○如○道○小○弟○正○在○這○裏○悔○來○與○你○商○議○如○今○却○

怎○生○區○處○王○文○卿○道○說○已○說○出○了○沒○甚○計○較○挽○回○張○

執○如○道○昨○夜○我○也○醉○了○不○知○他○的○詩○果○竟○與○小○弟○的○

何○如○可○拿○來○再○細○看○一○看○王○文○卿○遂○在○書○架○上○取○下○

來○二○人○同○看○真○個○愈○看○愈○有○滋○味○二○人○看○了○一○回○向○

面○相○觀○張○執○如○道○這○詩○反○露○看○來○到○轉○像○是○比○我○的○

好○些○我○與○你○莫○若○竊○了○他○的○一○家○一○首○拿○去○風○光○一○

和詩清新到第一日起來思想轉來到有幾分不快

因○走○到○亭○子○裏○來○與○王○文○卿○商○議○只○見○王○文○卿○蓬○着○

頭○背○剪○着○手○在○亭○中○走○來○走○去○像○有○心○事○的○張○執○如○

見○了○道○老○王○你○想○甚○麼○王○文○卿○也○不○答○應○張○執○如○走○

到○面○前○王○文○卿○惱○着○臉○道○我○兩○個○聰○明○人○為○何○做○出○

這○糊○塗○事○來○張○執○如○道○却○是○為○何○王○文○卿○道○昨○夜○那○

個○姓○蘇○的○又○非○親○又○非○故○不○過○一○時○乍○會○為○何○把○真○

心○話○都○對○他○說○了○况○他○年○又○少○人○物○又○生○得○俊○秀○詩○

又○做○得○好○若○同○他○去○却○不○是○我○們○轉○替○他○做○墜○頭○了○

張○執○如○道○小○弟○正○在○這○裏○悔○來○與○你○商○議○如○今○却○

怎○生○區○處○王○文○卿○道○說○已○說○出○了○沒○甚○計○較○挽○回○張○

執○如○道○昨○夜○我○也○醉○了○不○知○他○的○詩○果○竟○與○小○弟○的○

何○如○可○拿○來○再○細○看○一○看○王○文○卿○遂○在○書○架○上○取○下○

來○二○人○同○看○真○個○愈○看○愈○有○滋○味○二○人○看○了○一○回○向○

面○相○觀○張○執○如○道○這○詩○反○露○看○來○到○轉○像○是○比○我○的○

好○些○我○與○你○莫○若○竊○了○他○的○一○家○一○首○拿○去○風○光○一○



風光○爆皮一爆皮○有何不可○小蘇來尋時○只叫小斯
回他不在便了○王文卿道○小弟昨夜要他做第二首○
便已有心了○今仔細思量○還有幾分不妥○張執如道○
有甚不妥○王文卿道○我看那蘇蓮仙年○細小○也像
個色中餓鬼○你我不同他去○他既曉得踪跡○難道就
肯罷了○畢竟要尋訪將去○他若自去○這兩首詩○豈不
美重了○一對出來○那時便有許多不妙○張執如道○兄
所言亦是○却又有一計在○此○何不去央○董老官○但
是蘇蓮仙來○便叫他一力辭去○不容相見○不與他傳
詩○難道怕他飛了進去不成○王文卿道○此計雖妙○但
只是詩不傳進去○裏邊不回絕他○蘇蓮仙終不心死○
到不如轉邀他去○明做一做罷○張執如道○怎生明做○
王文卿道○只消將這兩首詩○留起一首與我○將一首
寫了你的名字○却把昨日兄做的○轉寫了蘇蓮仙名
字○先暗○送與董老官○與他約通了○叫他只回白老
不在家○一緊收詩○然後約了蘇蓮仙○當面各自寫了○

同送去。董老官回他不在。自然放下。却暗裏換了送進本等裏面。與他一個掃興。他別處人自然沒趣去了。那時却等小弟寫了那一首送去。却不是與兄平分天下了。張執如聽了。滿心歡喜。道：好算計。好算計。畢竟兄有主意。只是要速上為之。老董那裏却叫那個去好。王文卿道：這個機密事。如何叫得別人。頭是小弟自去。只是董老官是個利徒。頭要破些鈔方纔得妥。張執如道：謀大事。如何惜得小費。稱二兩頭與

他。許他事成。再謝王文卿道：二兩也不少了。只是這老奴才眼睛大。看不上。事到如今。也說不得了。率性與他三兩。做個妥帖。或者後邊還用得他。着張執如無法。只得忍着痛。稱了三兩銀子。用封筒封了。就將蘇友白的頭一首詩。用上好花箋。細心寫了。却落自家名字。轉將自家的詩。叫王文卿寫了。作蘇友白的。却不曉得蘇友白的名字。只寫個蘇蓮仙頭。寫完了。王文卿并銀子。同放在袖中。迤往錦石村來。正

是○

損人偏有千般巧○

利己仍多百樣奸○

誰識老天張主定○

千奸百巧總徒然○

原來這董老官却是白侍郎家一個老家人○名字叫做董榮○號叫做董小泉○為人喜的是銀子○愛的是酒杯○但見了銀子○連性命也不顧○倘若拿着酒杯○便頭也割得下來○凡有事夾他○只消買一壺酒○一個紙包○便連府中匙大碗小的事情○都說出來○就是這新婦

也是他抄與王文卿的○這日王文卿來尋他○恰好遇着他在府門前背着身子數銅錢○叫小的去買酒○王文卿走到背後○將扇兒在他肩頭上輕輕的敲了兩下○道小老好興頭○董老官忙回身來○看見是王文卿○便笑道原來是王相公○王相公來下顧○自然就興頭了○王文卿道要興頭也要在小老身上○董老官見口說生意上門○便打發了小的○隨同王文卿走到轉灣巷裏○一個小庵來借坐○因問道王相公此來不

知有何見諭。王文卿道：「就是前日的新柳詩和成了。要勞你用情一二。」董老官道：「這不打緊。既是詩和成了。若要面見老爺，只消略坐一坐。」老爺今日就要出門。只待臨出門時，我與你通報一聲，便好過去相見。王文卿道：「到不消見得老爺，只勞小老傳遞一傳遞就好了。」董老官道：「這個一發容易。」王文卿道：「果然容易。」只是畧上有些委曲，要小老周旋。董老官道：「有甚委曲，只要在下做的來，再無不周旋的。」王文卿道：

袖裏摸出那兩幅花箋來，說道：「這便是和的兩首詩。一首是救相知張兄的一首，是個蘇朋友的小老。可收在袖裏過一會待他二人親來送詩，煩小老回一敬老爺出門了。」一緊收詩，待他拿出詩來，再煩小老將他送來的詩藏下，却將這二詩傳進與老爺小姐看。便是小老用情了。董老官笑道：「這等說起來，想是個掉綿包的意思了。」既是王相公來分付，怎好推辭作難。只憑王相公罷了。王文卿來時，在路上已將

自是慣取

三兩數內。○偷去一兩。○隨將二兩。○頭拿出來。○希與董老
官道。○這是張敬友的一個小東。○你可收下。○所說之事。
只要小老做得乾淨巧妙。○倘或有幾分僥倖。○還有一
大塊在後面哩。○董老官接着包兒。○便立起身來說道。
既承貴友盛情。○我便同王相公到前面一個新開的
酒樓上去領了他的何如。○王文知道本該相陪。○只是
張敬友在家候信。○還要同來。○工夫耽闕不得了。○容改
日待小弟再相請罷。○董老官道。○既是今日就要來。○連

我也不敢喫酒了。○莫要飲酒誤他的事情。○王文鄉道。
如此更感雅愛。○遂別了董老官。○忙來回後。○張執如。
此時張執如已等得不耐煩。○看見王文鄉來了。○便迎
着園門問道。○曾見那人麼。○王文鄉道。○割了素巧。○一
說撞見。○已與他說通了。○怎麼小蘇這時候還不見來。
正說不了。○只見蘇友白已帶着小喜走將來。○原來蘇
友白只因昨夜思量過度。○再睡不看到天亮。○轉沉
睡去。○所以起來遲了。○梳洗畢。○喫了飯。○隨即到張家園

來恰好相遇。三人相見過。張執如道。蓮仙兄為何以此時纔來。蘇友白道。因昨夜承二兄厚愛。多飲了幾杯。因此來遲。得罪王文卿。笑道。想是不要見白小姐了。蘇友白笑道。若是二兄不要見。小弟也就不要見了。張執如道。既要去。也是時候了。不要說閒話。誤了正事。王文卿道。小弟詩未和。已是無分。只要二兄快。寫了詩同去。倘那一個討得好消息回來。好打點酒。掃賀喜。遂同到亭子上。張執如與蘇友白各寫了昨夜

夜的詩句。籠在袖內。張執如又換了一件時新的色衣。叫小厮備了三匹馬。一同出園門。竟望錦石村來。正是。

遊蜂繞樹非無意。
 蝶蟻拖花亦有心。
 樓上紛々暮春色。
 不知春色許誰侵。

原來白石村到錦石村。止隔有三四里路。不多時便到了村裏。將到白侍郎府門前。三人便下了馬。步行過來。此時董老官已有心。正坐在門樓下等。忽見三

人走到面前便立起身來佯問道三位相公何來王
文卿便走上前指著張蘇二人說道這兩位相公一
位姓張一位姓蘇特來求見老爺董老官道二位相
公早來一刻便好方纔出門赴席去了有甚話說分
付下罷張軌知道也無甚說話因聞得老爺要和蘇
柳詩我二人各和成一首持來請教董老官道二位
相公既是送詩的只消留下待老爺回來看過再請
相會張軌如回頭與蘇友白商議道是留下詩還是

等一等而見蘇友白道面見固好但不知可就得回
董老官道今日啣酒只怕回來遲見不成了王文卿
道留下詩也是一樣何必面見二人遂各自將詩稿
遞與董老官道老爺回來就煩寫一散董老官道這
個自然不消分付但是二位相公寓所要說明白了
恐怕老爺看了詩要來相請王文卿道這位張相公
是丹陽城中人讀書的花園就在前邊白石村裏這
位蘇相公也就在白石村觀音寺裏作寓董老官道

既在白石村不多遠曉得了三位相公請回罷三人又叮囑了一回方纔離了白侍郎府前依舊上馬回白石村去不題正是

弄奸小輩欺朋友
不是老天張主定

貪利庸奴誤主人
被他竊去好姻親

却說董老官見三人去了隨即走到門房裏將纜來的二詩藏在一本舊門簿裏却將早間王文卿的二詩拿在手中竟送進去與白公看原來白公自從告

病回家一個鄉村中無處擇婿因紅玉小姐題得一首新柳詩遂開一個和詩之門以為擇婿之端又一遠族送了一箇姪兒要他收留作子這侄兒纔一十五歲名喚總租小名叫做穎即生得頑劣異常好的是嬉遊頑耍若提起讀書便頭腦昏痛終日害病白公做不過族中情向只得留下其實雖有如無不在白公心下正是

生男只喜貪梨棗

養女偏能讀父書

莫咲陰陽顛倒用。

個中天意有來除。

這日白公正。在夢軒看花間坐。忽見董榮送進兩首和韻新柳詩來。隨即展開一首來看。上了一遍。不覺大笑起來。道。天下有這等狂妄的人。這樣胡說也。送了來看。丹看名字。却寫着蘇蓮仙題。便放開一邊。又將這一首展開來看。纔看得頭一聯。便驚訝道。此詩清新可愛。丹看後聯。結句。便拍案道。此異才也。吾目中不見久矣。却從何處得來。忙看名字。却寫着丹

陽張五車題。白公更驚訝道。丹陽近縣。為何還題

着這等異才。隨叫侍婢去請小姐來。小姐聞父命。慌

到軒中來。白公一見小姐。便笑說道。我兒。我今日替

你選一個佳婿了。小姐道。却是何人。爹。從何處得

來。白公道。方纔有兩個秀才。送和的新柳詩來。一個

甚是胡說。這一個却是個風流才子。隨將張五車的

詩與小姐看。小姐接在手中。看了兩遍。道。這首詩。果

然和得。俾。有致。自是一箇出色才人。但不知爹

曾見其人否。白公道：我雖不曾見他，然看此詩，自不
 是個俗子。了小姐又將詩看了一遍，道：孩兒細觀此
 詩，其人當是李太白一流人物，但寫得滿紙鄙俗，若
 出兩手，只恐有抄襲之弊。參，還須要細加詳察。白
 公道：我兒所論亦是。只消明日請他來面試一篇，便
 真偽立辨了。小姐道：如此甚好。白公隨又叫董樂進
 來，分付道：明日清晨可拿我一個侍生的帖子去請
 今日送詩的那一位張相公來，說我要會他。一會董

樂道：那一個蘇相公可要請麼？白公笑將起來，道：這
 樣胡說的人，還要請他。這等多講，董樂慌忙去了。白
 公又將蘇蓮仙這首詩遞與小姐，道：我兒，你看好。笑
 麼？小姐看了，亦笑起來。父女二人看詩賞笑，不題。且
 說蘇友白自送了詩回去，張執如又畱在園中，喫了
 半日酒，只到傍晚，方纔回到寺中，靜心道：蘇相公那
 裏飲宴回來？蘇友白道：學生今早即急，要回去。只
 因昨晚看月，遇着前園中張相公、王相公畱下同

做和自小姐的新柳詩今日同送去看不覺又耽閣
 了和○尚○亦○有○眼○力○一日靜心道蘇相公這等少年風流却又高才白
 小姐得配了相公也不負白老爺擇婿一場蘇友白
 道事體不知如何只是在老師處攪擾殊覺不安靜
 心道蘇相公說那裏話就住一年也不妨只是寒薄
 簡褻有罪蘇友白道承老師厚情感謝不盡後來倘
 得寸進自當圖報靜心道蘇相公明日與白老爺結
 成親便是一家了何必說客話且去喫夜飯蘇友白

道飯是不喫了只求一杯茶就要睡了靜心又叫人
 泡茶與蘇友白喫了方別了去睡到次日蘇友白起
 來滿心卜想着新柳詩的消息梳洗完正要劉張軌
 如園裏來訪問忽見靜心領着張軌如與王文卿走
 進來道蘇相公在這一間房裏蘇友白聽見慌忙出
 來相見張軌如便笑說道蘇兄棟○耕○打○彈○俱○少○今日滿面喜氣一定
 是新柳詩看中意了蘇友白道小弟如何有此等福
 分自然還是張兄王文卿笑道二兄口裡雖然太謙

不知心裏如何指望哩。二人都笑將起來。正說笑間。只見張家一個家人跑將來說道。錦石村白老爺差人在園裏要請相公。公說話。張執如聽了。就像金殿傳臚報他中狀元一般。滿心歡喜。因問道。莫非是請蘇相公。你這狗才錯聽了。家人道。他明說。是請張相公。張執如又問道。想是請我二人同去。家人道。不曾說請蘇相公。蘇友白聽見轉臉呆了半晌。心下暗想。道。為何轉請他。有這等奇事。又不好說出。只潯。

強說道。自然是請張兄。若請小弟。一定到寺裡來了。王文卿道。二兄不必猜疑。只消同到園中一見。便知。三人遂忙。同到園裡來。只見董老官已坐在亭子上。三人進來相見。過董老官。便對着張執如說道。昨日丞相公之命。老爺弊酒回來。小的即將詩箋送上。老爺接了。進公在夢草軒與小姐再三評賞。說張相公高才。天下少有。今日要請過公會。一會就在袖中。取出一個名帖來。遞與張執如。張執如接了一看。只

見上寫着眷侍生白玄頓首拜八個大字。張執如看
了是真喜得眉歡眼笑。即忙叫家人去備飯。王文卿
假意問道。昨日這位蘇相公的詩。不知老爺曾看麼。
董老官道。送進去便先看。怎麼不看。王文卿道。老爺
看了怎麼說。董老官道。老爺看了。想是歡喜的緊。不
覺大咲起來。王文卿道。既是這等歡喜。為何不請蘇
相公。一會董老官道。在下也曾問過。可請蘇相公到
被老爺罵了幾句。不知為甚。或者另一日又請也不

見得張執如連催飯。董老官道。飯到不敢領了。老
爺性急。恐怕候久。張相公到是速。同去為妙。張執
如道。是便是。這等說。只是小老初次來。再沒個白夫
的道理。董老官道。相公恭喜。在下少不得時常要來
取擾。豈在今一日。王文卿道。董小老也說得是。張相
公到老實地折飯。罷張執如忙上進去。封了一兩頭。
送與董老官道。因時候不特。只得從權了。董老官又
假推辭。方纔放下。蘇友白便要起身出來。張執如留

下道。蘇兄不要去。小弟不過一見便回料無難。問白
老先生。或者要小弟與兄作伐。亦未可知。不要這等
性急。王文卿道說得有理。待小弟陪着蘇兄在此。頑
耍。兄速去便來。蘇友白也就住下。張軌如又換了一
件上色的新衣。又備了許多禮物。以為贄見之資。又
分付備兩匹馬。自騎一匹。却將一匹與董老官騎了。
別過二人。揚、得意。竟望錦石村來。張軌如這一番
到錦石村來。不知比昨晚添了許多的興頭。正是。

世間多少沐猴冠。

以假欣。不報顏。

只恐當場有明眼。

一朝窺破好羞慙。

不知張軌如來見白待郎。畢竟有何話說。且聽下回
分解。

衣襟

不曉得誰改來。且看那裏。竟有阿嬌。且卸了回。

只恐當面有即卸。

一瞬難為我盡變。

事關多少水難保。

只別說。不難保。

第八回

悄窺即侍兒識貨

詩曰。謾言真假。竅難防。不是名花。不異香。良鏗始。

能誇絕色明珠。方自羨奇光。衣冠莫掩村愚。向鄙。

陋難充錦繡腸。到處佳人。配才子。笑人何事。若奔。

忙。

話說張執如同董榮。竟往白侍郎府中來。不多時到。

了。府前下了馬。董榮便引張執如到客廳坐下。即忙。

入去報知白公聽了。慌忙走出廳來相見。立在廳上。仔細將張執如上下一看。只見他生得。

形神鄙陋。骨相凡庸。益歲再四。掩不盡奸狡行踪。做作萬千裝。不出詩書氣味。一身中聳肩聳肚。全無坦坦之容。滿臉上弄眼擠眉。大有花上之意。

白公看了。心下狐疑。道此人却不像個才子。既請來。只得走下來相見。張執如見白公下階。慌忙施禮。

畢張執如又將贄見呈上。白公當面就分付收了。兩樣隨即看坐。張執如又謙遜了一會。方分賓主坐下。白公說道。昨承佳句。見投真是字。金玉玩之。不忍釋手。張執如道。晚生末學。菲才偶爾續貂。又斗膽獻醜。不勝惶恐。白公道。昨見尊作上寫丹陽。既是近縣。又這般高才。為何許。以到不曾聞得大名。張執如道。晚生寒舍。雖在那中。却有一個小園。在前。而白石村中。晚生因在此避跡讀書。到在城中住的時。少又癖。

性不喜妄交朋友。所以賤名不能上達。白公道這等
看來。到是一個潛脩之士了。難得難得。說不了左右
送上茶來。二人茶罷。白公因說道。老夫今日請賢契
來。不為別事。因愛賢契詩思清新。尚恨不能多得。意
欲當面請教一二。奈不吝珠玉。以慰老懷。隨叫左右
取紙筆來。張軌如正信口兒高談闊論。無限好皮。忽
聽見白侍郎說出還要當面請教六個字來。真是青
天上。一個霹靂。嚇得魂都不在。身上半晌開口不得。

正要推辭。左右已擡了一張書案。放在面前。上面紙
墨華硯。端端正正。張軌如呆了一歇。只得勉強推辭
道。晚生小子。怎敢在老先生面前放肆。况才非七步
末免一時遺笑大方。白公道對客揮毫。實是文人佳
話。老夫得親見構思。興復不淺。賢契休得太謙。張軌
如見推辭不得。急得滿臉如火。心中不住亂跳。沒奈
何。只得連打恭。口中糊塗。上說道。晚生大膽求
老先生賜題。容晚生帶回去。做成來請教。白公想一

想道不必別尋題目。昨日新柳詩和得十分清新俊逸。賢契既不見拒。到還是新柳之韻。再求和一首見教。罷張軌如聽見再和新柳。因肚裏記得蘇友白第一首。便喜得心窩中都是癢的。定了定神。便裝出許多文人態度。又故意推辭道。庸碌小巫。怎敢在班門調斧。然老先生台命。且不敢違。却將奈何。白公道。文人情興所至。何暇多讓。張軌如忙打一恭道。如此大胆了。遂揸了揸筆。展開一幅錦箋。把着皺着虛想。一想。又將頭暗點了兩點。遂一直寫去。寫完了。便親自起身。雙手拿着。打一恭。送與白侍郎。白公接了。細上一看。看見字上風騷。比前一首更加雋永。又見全不經想。立刻便成。起先見張軌如人物鄙瑣。還有幾分疑心。及親見如此。便一天狐疑都解散了。不覺連聲稱贊道。好美才好美。才不惟構思風雅。又敏捷如此。我老夫遍天下尋訪。却在咫尺之間。幾乎失了賢輩。又看了一遍。遂暗叫人傳進與小姐看。隨分付擺

飯在後園。留張相公小酌三杯。一邊分付便。一邊立
起身。邀張執如進去。張執如辭謝道。晚生蒙老先生
台愛。得賜登龍。已出望外。何敢更叨盛款。白公道。便
酌。聊以敘情。勿得過讓。遂一隻手挽了張執如。竟望
後園中來。正是。

雅意求真才。

偏上遇假鈔。

非關人事奇。

自是天心妙。

張執如道。白公進後園來。心中一則以喜。一則以懼。

喜得是婚姻。有幾分指望。懼的是到園中。恐怕觸着
情景。又出一題。要做詩。却不將前功盡棄。滿肚皮懷
着鬼胎。不多時。到了後園。仔細一看。果然千紅萬紫
好一個。所在怎見得。

桃開紅錦柳拖金。
更有牡丹分不得。

白玉鋪成郁李陰。
珠纒錯落綴花心。

又

鶯歌流燕飛忙。

蜂蝶紛上下狂。

况是陽春二三月。

風來蕊裏忽生香。

二人到了園中。白公領着張執如各處賞玩。就像做成了親女婿一般。十分愛重。又攀談了一會閒話。左右擺上酒來。二人在花下快飲不題。且說紅玉小姐。這日曉得父親面試張執如。却叫一個心腹侍兒。暗到廳後來偷看。這侍兒叫做媽素。自小服侍小姐。生得千伶百俐。纔一十五歲。這日領了小姐之命。忙到廳後來將張執如細細偷看。只等張執如做過詩。

同白公到花園中去喫酒。方拿了詩回來對小姐說道。那人生得粗俗醜陋。如何配得小姐。小姐千萬不可錯了主意。小姐問道。老爺可曾要他做詩。媽素道。詩到一筆就做好了。在以此隨即拿出來遞與小姐。小姐接詩細看一遍。道。此詩詞意俱美。若非一個風雅之人。决做不出。為何以人形像說來。却又不對。媽素道。此事若據媽素看來。只怕其中還有假處。小姐道。詩既是當面做的。叔口又與昨日的一般。如何假得。

媽素道。肚皮中的事情。那料得定。只是這一副面兒。是。兵。不。能。殺。更。改。的。了。若。說。這。樣。才。子。莫。說。小。姐。便。叫。為。素。嫁。他。也。是。不。情。願。的。小。姐。道。你。聽。見。老。爺。看。了。詩。說。甚。麼。媽。素。道。老。爺。是。只。看。詩。不。看。人。的。見。了。便。只。是。禱。好。此。事。乃。小。姐。終。身。大。事。還。要。自。家。做。主。小。姐。因。見。字。跡。寫。的。惡。俗。已。有。幾。分。不。喜。又。被。媽。素。這。一。席。話。說。得。冰。冷。不。覺。長。歎。一。聲。對。媽。素。說。道。我。好。命。薄。自。幼。兒。老。爺。就。為。我。擇。婿。直。擇。到。如。今。這。無。一。個。可。意。才。郎。昨。日。見。了。此。詩。已。萬。分。滿。願。誰。知。又。非。佳。婿。媽。素。勸。道。小。姐。何。須。着。惱。自。古。說。女。子。避。歸。終。吉。天。既。生。小。姐。這。般。才。貌。自。然。生。一。個。才。貌。相。配。的。作。對。難。道。就。是。這。等。罷。了。小。姐。又。不。老。何。須。這。等。看。急。正。說。不。了。只。見。白。公。已。送。了。張。靴。如。出。去。便。走。進。來。與。小。姐。商。議。小。姐。看。見。慌。忙。接。往。白。公。道。方。纔。張。郎。做。的。詩。我。兒。想。是。看。見。了。小。姐。道。孩。兒。看。見。了。白。公。道。我。昨。日。還。疑。他。有。弊。今。日。當。面。試。他。上。全。不。

忍索便一筆揮成。真是一個才子。小姐道。論此人之才目。不消說。但不知其人與其才相配否。白公道。却又作怪。其人實是。不及其才。小姐聽了。便抵頭不語。白公見小姐不言。便說道。我兒既不歡喜。也難相強。但只怕失了這等一個才人。却又難尋。小姐只不做聲。白公又想了一會。說道。我兒既狐疑不決。我有一個主意。莫若且請他來。權作一個西賓。只說要教讀。即却慢上。揆他。便知端的。小姐道。如此甚好。白公見小姐回。喚作喜。便又叫董榮進來。分付道。你明日可叫書房寫一個關書。備一副聘禮。去請方纔的張相公。只說要請他來教公子讀書。董榮領了白公之命。出來打點。關書聘禮。不題。却說張執如。見白公留他酒飯。又意思十分殷勤。滿心歡喜。回到家。已是黃昏時候。只見蘇友白與王文卿。還在亭中說閒話等信。他便揚。走進來。把手拱一拱。說道。今日有偏二兄。多得罪了。蘇友白與王文卿。齊應道。這個當得。因又

問道白太玄今日接兒去。一定有婚姻之約了。張執如喜孜孜。嘆欣。將白公如何待他。如何留飯。只不提起做詩。其餘都細。說了一遍。道婚姻事。雖未曾明。見許恰似有几分錯愛之意。王文卿嘆道。這等說來。這婚姻已有十二分穩了。只有蘇友白心下。不肯信。暗想道。若是這等一首詩。便看中了。這小姐便算不得一個佳人。了。為何能做那樣好詩。又何消擇婿。至今因見張執如十分快暢得意。全不用旋使沒情沒趣的辭了出來。張執如也不相留。直送了蘇友白出門。却回來與王文卿嘆說道。今日幾乎弄決裂了。却將白侍郎如何要面試他。恰。湊巧的話。又說了一遍。王文卿便拱他道。兄真是個福人有造化。這也是婚姻有分。故以十分湊巧。又早是小弟留下一首張執如道。今日可謂能天之幸。只愁那老兒不放心。還要來考一考。這便是活死。王文卿道。今日既面試過。以後便好推托了。張執如道。推托只好一

時○畢竟將何物應他○王文卿道○這個不難○只消在小
 蘇面上用此情○留了他在以○倘或有甚疑難題目○那
 時○央他做了○却不是是一個絕妙解手○張執如聽了○滿
 心歡喜道○兄此論有理之極○明日就接他到園中來
 住○到次日清晨起來○恐怕蘇友白見親事不成○三不
 知去了○便忙上梳洗了○親到寺中來請他○以時蘇友
 白○尚未起身○見張執如來○只得扒起來○說道○張兄為
 何○這等早○張執如道○小弟昨日回來○因喫了幾杯

身子倦○急不曾留兄一酌○甚是慢兄○恐兄見怪○以說

小弟為婚姻得意○便忘了朋友○因以特來請罪○蘇友

白道○小弟偶爾識荆○便承雅愛○十分銘感○怎麼說個

怪字○張執如道○兄若不怪○小弟可搬到小弟園中○再

盤桓幾日○也不枉朋友相處一場○便是厚情○蘇友白

因以事胡塗○未曾見個明白○也未肯就去○聽見張執

如此說○便將計就計○諷道○小弟蒙兄盛情○殺上○不

管發醉也○未忍便戛然而去○只恐在尊園打攪不便

弄執如道既念朋友之情○再不要說這些酸話○遂叫
小喜道○小管家可快○收拾了行李過去○蘇友白道○
小弟偶爾到此○止有馬一匹在後面○并不曾帶得行
李○張執如道○這一鼓妙了○便立等蘇友白梳洗了同
來○蘇友白只得辭謝了○靜心叫小喜牽了馬○同到張
執如園中來作寓○張執如茶飯○比先更殷勤了幾分○

正是

有心人遇有心人

彼此虛生滿面春

誰料一腔貪色念

其中各自費精神

三人正在書房中間談○忽家人報道○前日白老爺家
的那一位老管家○又來了○張執如聽了○喜不自勝○便
獨迎出亭子來○只見董老官也進來相見○過董老官
便說道○老爺拜上相公○昨日多有簡慢○張執如道○昨
日深叨厚款○今日正要來拜謝○不知為何又承小老
下顧○董榮道○老爺有一位公子○今年一十五歲○老爺
因慕相公大才飽學○欲屈相公教訓一年○已備有關

書聘礼在此。求相公萬勿見拒。張執如聽了，摸不着頭路，又不好推辭，又不好應承，只得拿了關書與聘礼轉走進來。與王文卿、蘇友白商議道：「此意却是為何？」蘇友白道：「此無他，說不過是慕兄高才，要親近兄的意思。」張執如道：「先生與女婿大不相同，莫非此老有箇老夫人變卦之意？」王文卿嘆道：「兄特想遠了。此乃是他愛惜女兒，恐怕一時選擇不到，還要細上窺探。」故請兄去，以西賓為名，却看兄有坐性，沒坐性，肯讀書不肯讀書，以此漸入佳境，絕妙好機會。兄為何還要遲疑？」張執如聽了，方大喜，從走出來對董榮說：「道我學生從來不輕易到人家處館，既承老爺見愛，却又推辭不得，只得應允了。但有一件事要煩小泉稟過老爺，須得一間僻靜書室，不許閒人攪擾，真讀得書方妙。」董榮道：「這個容易。」遂起身辭了，竟來回復白公。白公見張執如允了，滿心歡喜，又聽見說要僻靜書房好讀書，更加歡喜，遂叫人將後園書房收拾。

白公見張執如允了，滿心歡喜，又聽見說要僻靜書房好讀書，更加歡喜，遂叫人將後園書房收拾。

紫淨又揀了一個吉日請張執如赴館張執如到了館中便裝出許多假老成肯讀書的模樣起坐只拿着○一○本○書○在○手○裏○但○看○見○人○來○便○哼○即○讀○將○起○來○又○喜○得○學○生○穎○即○與○先○生○一○般○心○性○彼○此○到○也○相○合○家○中○人○雖○有○一○二○看○得○破○的○但○是○張○執○如○這○個○先○生○與○別○個○先○生○不○同○原○意○不○在○魚○又○肯○使○兩○個○賸○錢○又○一○團○和○氣○肯○奉○承○人○用○此○大○上○小○下○都○與○他○講○得○來○雖○有○些○露○馬○脚○的○所○在○轉○都○替○他○遮○蓋○過○了○這○正

是

工夫只到讀書淺

學問偏拉人事深

既肯下情仍肯費

何愁奴僕不同心

一日白公因夢州軒一株紅梨花開得茂盛異常偶對小姐說明日收拾一個盒兒請張即來賞紅梨花就要他製一套時曲斗人唱一○來○可○以○觀○其○才○二○來○可○以○消○遣○娛○情○白○公○話○纔○說○出○早○有○人○來○報○與○張○執○如○張○執○如○聽○了○這○一○驚○不○小○只○得○寫○了○個○帖○兒○飛

星○看○人○來○約○蘇○友○白○到○館○中○一○會○蘇○友○白○正○獨○坐○無
聊○要○來○探○一○個○消○息○却○又○沒○有○頭○路○恰○上○張○執○如○拿
帖○子○來○約○他○正○中○其○意○這○日○要○來○却○奈○天○色○已○晚○只
得○寫○個○帖○子○回○復○張○執○如○說○道○明○早○准○來○張○執○如○恐
怕○遲○了○誤○事○急○得○一○夜○不○曾○合○眼○到○得○天○一○亮○便○又
着○人○來○催○自○家○站○在○後○園○門○口○探○望○喜○得○蘇○友○白○又
有○心○事○不○待○人○催○已○自○來○了○張○執○如○看○見○便○如○天○上
吊○下○來○的○慌○忙○迎○着○作○了○一○個○揖○便○以○手○挽○着○手○兒○

同○走○到○書○房○中○來○說○道○小○弟○自○從○進○館○來○無○一○刻○不
想○念○仁○兄○蘇○友○白○道○小○弟○也○是○如○此○幾○番○要○來○看○兄
又○恐○此○處○出○入○不○便○張○執○如○道○他○既○請○小○弟○來○小○弟
就○是○主○人○了○有○甚○不○便○正○說○話○只○見○穎○郎○來○讀○書○張
執○如○道○今○日○有○客○在○此○放○一○日○學○罷○穎○郎○見○張○執○如○歡
喜○去○了○張○執○如○道○許○久○不○會○兄○在○小○園○題○咏○一○定○多
了○蘇○友○白○道○吾○兄○不○在○小○弟○獨○處○其○中○沒○甚○情○興○兄
在○此○佳○人○咫○尺○自○然○多○得○佳○句○張○執○如○道○小○弟○日○上

在此破學。生纏住。那裡還有。心想及此。昨日偶然到
亭邊一望。見內中一樹紅梨花。開得十分茂盛。意
欲要做詩賞之。又怕費心。只打點將就。做一隻小曲
兒。時常唱。只因以不投筆。一時并做不出。蘇友白
道。兄不要將詞曲看容易了。作詩到只消用平反兩
韻。凡做詞曲。連平上去入四韻。皆要用得清白。又要
分陰陽清濁。若是差一字一韻。便不能協入音律。配
識者之謂。所以謂之填詞。到由人馳騁不得。張執如

道。原來如此繁難。到是小弟不曾胡亂做出來。惹人
笑話。兄如不吝金玉。即求小。做一套待小弟步韻。
和將去。便無差失了。不知仁兄可肯見教。蘇友白道。
做詞賦乃文人的家常茶飯。要做就。做有甚麼肯不
肯。但不知這一株紅梨花。在何處。得能敲與小弟看。
一看。便覺有興了。張執如道。這樣梨花。是他夢草軒
中的。若要看。只消到百花亭上。一望。便望得見了。二
人同携着手。走過園來。到了百花亭上。隔着牆。往內

一望只見一株紅梨花樹。高出牆頭。開花如紅血染。成十分可愛。蘇友白看了。贊賞不已。因說道。果然好。花界該題咏。只可惜。隔看牆。看得不十分快。賜。怎能。得到軒子中。一看。便有趣了。張執如道。去不得了。這。夢草軒是白太老的內書房。內中直接着小姐的繡閣。豈肯容閑人進去。蘇友白道。原來與小姐閨閣相通。自然去不得了。二人又在百花亭望了一會。方纔回到館中。坐下。張執如一心只要蘇友白做曲子。又恐怕遲了。蘇友白一時做不完。又恐怕做完了。倉卒中一時讀不熟。便只管來催蘇友白。亦心中想着小姐。無以寄情。遂拈起筆來。伴情揮灑。只因這一套曲子。有分教。將佳人私開了香閣。醜郎君坐不穩東床。這正是。

從來黃雀與螳螂

得失機關苦暗藏

湯喜竊他雲雨賦

已將宋玉到來墻

不知蘇友白果然做曲子否。且聽下回分解。

愛壽壽壽壽壽壽

可從來生

五具

千○本○公○... 眼○無○心○... 中○一○物○... 詩○曰○冷○暖○酸○甜○一○片○心○

第九回

百花亭傲李尋桃

針 珠安肯亂浮沉 拙鳩費盡爭巢力 都為鴛鴦下繡

話說蘇友白被張軌如催逼要做曲子也因思想小

消數刻工夫。早已做成一套時曲。遍與張軌如道。州
應教吾兄休嘆。張軌如接了。細一一看。只見上寫
着。

步上嬌。冰紅梨花。

素影從來宜清夜。愛友浴上月。誰知春太奢。却與
滿樹瓊姿。染成紅燁。休猜杏也。與梅耶。班。上。疑。是
相思血。

沉醉東風

擬霜林嬌紅自別。羞半片御溝流。葉儼絳雲。幾枝
斜。美人亭榭。怨裁成。綃衣千疊。明霞淡。此疑脂艷。
恍恰。可是杜鵑。枝叶。舌。

好姐

多時雲魂瘦。撒因何事汗透。香頰想甘心。殉春并
紅雨。濺香雪。斷不許。瘦蜂蝶。作殘紅浪竊。

月上海棠

痕施額。春工細剪春心裂。遍水邊林下。錦沓香車。

掩朱簾醉臉微○侵燒銀燭新妝淡○射銷魂者○定是
憐才嘔心相謝○

五供券

紅哥絳姐便叢上○淡色別樣豪華○雨晴肥瘦驚紅
自主宵遙嗔嬌怨○台似不怕東風無藉○想人靜黃
昏後月光斜恍疑是玉人悄○立絳紗遮○

王胞肚

華逗紅淚深思鑽穴○祇知淡不與濃接○不信東皇
多轉折○

水紅花

紅兒眉豔雪兒眼○換春牒花神○扭捏丰姿元與冷
相協為情渴○媯然脫卸因甚當年貞守○今日忽解
頰想于歸繡裙揭也囉○

雙敲子

改按聊自悅○吊影忽悲咽○十二重門深上談○長誰

遺紅線紅綃來盜妻

尾韻

啣杯細究花枝節。又添得詩人一絕。真不負紅綃
知己也。

張執如看完了。滿心歡喜。不住的稱贊道。兄真仙
才。小弟敬服。蘇友白道。一時透興之詞。何足挂齒。張
執如拿着看了。又看念了。又念蘇友白。只道他細
其中滋味。不知他是要讀熟了。因說道。遊戲之

帶看他怎的。兄原許步韻。何不賜教。張執如道。小弟
凡做詩文。必要苦吟。思索方能得就。不似兄這般敏
捷。容小弟夜間睡不着。和了請教罷。遂將曲稿。又看
了一遍。就折一折籠在袖中。又將此閒話與蘇友白
講。不多時。忽一個童子走將來說道。老爺在夢州
軒請張相公去說話。張執如道。有客在這裡。怎麼好。
蘇友白道。既是東翁請兄。小弟別過罷。遂要辭出。張
執如欲要放蘇友白去了。又恐怕一時間有甚難題。

司沒有救兵。只得留蘇友白道：「兄回去也無甚事，何不在此寬坐一會。」小弟略去見上主人，就來奉陪。况此間甚是幽靜，再無人來。兄儘可遊覽。蘇友白本要尋訪消息，見張執如留他，便止住道：「既這等說，兄請自便。」小弟自在。此間要張執如說一敬得罪了，遂同童子竟往夢草軒來到了軒子上。白公接着說道：「又有幾日不會先生，頓覺鄙吝復生。今見紅梨盛開，敢屈先生來賞玩。片時張執如道：「晚生日上叨陪，令郎

讀書也。

不知春色是這等爛熳了。蒙老先生垂愛，得

親芳菲，不勝厚幸。白公道：「讀書人也不要十分用工

太急，傷損精神。遇着花晨月夕，還要閒散，為妙。隨

叫左右在紅梨花下擺開一個攢盒兒。同張執如看

花小飲，了數杯。白公說道：「先生在館中讀書之暇，

一定多得佳句。奉賜教一二。」張執如道：「晚生自到潭

府，因愛花園清幽，賞讀了幾句死書。一應詩詞，並不

曾做得。白公道：「今日花下，却不可虛度。」張執如見白

公說的話與傳來消息相近。判定是這個題目。又因袖中有物。膽便大了。遂說道。老先生倘不嫌俚俗。晚生即當獻笑。白公道。先生既精於詩賦。這歌曲一定也是妙的了。前日因吳中一個做年家。送了兩個歌童音齒也。還清亮。只是這些舊曲。唱來未免聒聽。先生既有高興。就以紅梨為題。到請教一套時曲。歌童唱出。得時聆珠玉。豈不有趣。不知先生以為如何。張執如聽見字。打到心窩。便欣然答應道。先生台命。易敢有違。但恐巴人下里。不堪入鍾期之聽。白公大喜。隨叫左右。取過紙筆。鋪在案上。又叫奉張相公一杯酒。張執如喫乾了。便昂然提起筆來。竟寫不期。纔寫得前面三四個。後邊的却忘記。想了半晌。再想不起。只得推淨手。起身走到個僻靜花架背。後暗。將袖中原稿拿出。又看了幾遍。硬記在心。忙忙回到席上。寫完了。送與白公看。白公細細看了。大加歎賞。道。此曲用意深婉。吐辭香俊。先生自是翰苑。

之才○異日富貴當在老夫之上○張軌知道○草茅下士○
烏敢上比雲霄言之惶愧二人一問一答在花下痛
飲不題且說紅玉小姐自從得了兩首和韻的新柳
詩因嫌他寫得俚俗遂將錦箋自家精工上繳上并原
唱重寫在一處做一個錦囊盛了便日夕吟諷不離
以為配得這等一個才子可謂滿心滿願但聞此生
有才無貌未免是美中不足因此時上心下有幾分
不快○每日沒精打神只是悶上不語這一日午妝罷
忽思量道前日媽素說得此生十分醜陋我想他既
有才如此縱然醜陋必有一種清奇之處今日媽素
夸得不在向前莫若私自去偷看此生端的如何若
果非佳偶率性絕了一個念頭省得只管牽腸挂肚
主意定了遂悄悄的開了西角門轉到後園中來忽
聽得百花亭上有人咳嗽便潛身躲在一架花屏風
後○定睛偷看只見三個俊俏書生在亭子上閒步怎
生模樣○

書生之態

弱冠之年

神疑秋水

衣剪春烟

瓊姿皎

玉影翩

春情生面

詩思壓眉

性耽色鬼

骨帶文顛

問誰得似

青蓮謫俦

紅玉小

姐看了只認做張軌如心下驚喜不定道這

般一個風流人物如何

媽素說是醜陋那曉得是蘇

友白在書房中坐得無聊故到亭子上閒步小姐偷

看了半晌恐怕被人瞧見便依舊悄悄的走了回來

只見媽素迎着說道飯有了小姐却獨自一個那裡

去來我回下裏尋小姐身尋不見小姐含怒不應媽

素又道小姐為何着惱小姐罵道你這個賤了頭我

何等待你却說謊哄我幾乎誤我終身媽素道小

姐說得好笑媽素自幼服侍小姐從不曉得說謊幾

時曾哄小姐小姐道既不哄我你且說張即如何醜

賤媽素笑道。原來小姐為此罵我。莫說是罵小姐。就
○大○有○定○識○必○不○轉○口○
 是打死媽素也難。昧心說出一個好字來。小姐又罵
 道。你這賤丫頭。還要嘴強。我已親看見來了。媽素道。
 小姐看了來。却是如何。小姐道。我看此生風流俊雅。
 國士無雙。你為何這等毀謗他。媽素道。又來作怪。小
 姐的眼睛平日寵高。今日為何這樣低了。莫要錯認
 劉郎作阮郎。小姐道。後園百花亭上。除了他。再有誰
 人到此。媽素道。我決不信那副嘴臉風流的待我也。

去看。遂慌忙到花園裡來。此時蘇友白已走下亭
 子。到各處去看花。媽素到了亭中。上不見有人。便東
 張西望。蘇友白看見有個侍妾來。到躲入花叢中。各
 偷看。只見那侍妾生得。

梨影拖肩柳折腰。

綠羅裙子繫紅綃。

雖然不比婢娟貴。

亦有婀娜一種嬌。

蘇友白看了半晌。恐怕走出來。驚了他。進去。到讓他
○寫○得○在○行○有○數○
 走下亭子來。却悄悄的轉到他身後。低上叫一聲小

銀子尋那一個。這般揆望。媽素急回頭一看。見了
 蘇友白。是個年少書生。心下又驚又喜。道：「你是甚麼
 人。為何躲在此處。」蘇友白道：「小生是和開便令人動情新柳詩不第
 的舉子。蘇友白流落在此。望小娘子可憐。媽素道：「我
 看即君人物風流。不像個無才之人。為何到被遺了。
 蘇友白道：「小生荒疎之句。自不能邀小姐見賞。只是
 小姐何等高才明眼。所賞之人。却又可矣。媽素道：「即
 君到。不要輕薄那張家。即君人物雖萬分。不如即君。

然其詩思清新。其實可愛。小姐只見詩不見人。所以
 取他。蘇友白笑道：「倘因人物取他。猶可。若說因詩句
 取他。一發奇了。媽素道：「妾聞詩有別才。或者各人喜
 好不同。蘇友白因歎一口氣道：「我蘇友白平生一點
 愛才慕色的癡念頭。也不知歷多少凄風苦雨。今日
 方纔彩望着。一個有才有色的小姐。想小姐十年待
 字。何等憐才。偏遺落我多情多恨的蘇友白。又歎
 一口氣道：「總是寒儒無福。說也徒然。媽素看見蘇友

白說到傷情處。悽。悽。將淚吊下。淚來甚覺動情。因安慰他道。我聽即君之言。憤懣不平。似怨小姐。錯看了。即君的詩句。我小姐這一片愛才心。腸可質鬼神。一雙識才俊眼。猶如屏火。既即君不服。何不把原詩寫出。待妾送與小姐。再看。倘遺珠重收。也不見得。蘇友白聽了。慌忙深。一揖說道。若得小娘子如此。用情真。死生不忘。場素道。即君不要耽遲。快寫了來。妾要進去。蘇友白急。走到書房中。尋了一幅花箋。

寫了二詩。疊成一個方勝兒。忙走出來。遞與媽素道。煩小娘子傳與小姐。求小姐千萬細心。一看便不負我蘇友白一段苦心。媽素道。決不負即君所托。蘇友白還要纏他說話。忽聽得張執如。弄完了酒。一路叫。將來道。蓮仙兄在那裡。媽素聽見。慌忙往亭子後躲。了進去。蘇友白轉迎出來。道。小弟在此。問步。張執如道。小弟失陪。多得罪了。蘇友白道。當得張執如知道。白太老還要留小弟談話。是小弟說兄在這裡。他就要

詳○意○某○口○充○轉

接兄同去一坐。又見席殘了。恐怕褻續。纔肯放小弟出來。又送了一個盒兒在此。我們略去坐。遂一把手挽了蘇友白到書館中去。呷酒。二人說。上。笑。上。直喫到日色卸山。纔叫人送蘇友白回花園去。不題。且說嬌素袖了詩稿。忙走回來。笑對小姐說道。我就說。是小姐錯看了。小姐道。怎麼錯看。嬌素道。張相公若是這等一個人物。到好了。小姐道。既不是張郎。却是何人。嬌素道。他是張相公的朋友。姓蘇。小姐道。他為何人在此。嬌素道。他說為和。新柳詩而來。只因不中小姐之意。故流落在此。小姐聽了。不覺柳眉低。杏臉生愁。忽長嘆一歎。道。似張郎這等。有才却又無貌。似此生有貌。却又無才。何妾緣之慳。而命之薄也。嬌素道。若論那生人品。便是抄論謂低小姐一會也。可謂高。不會做這幾句詩也。配得過小姐了。小姐道。我非不愛此生之貌。但可惜他這等

一個。人為何不學。嬌素道。我也。是這等說他。上。到。不說自家詩不好。轉埋怨。小姐看錯他的。小姐道。我與

老爺愛方如性命。雖一字之佳。必拈出賞玩。安能錯看。媽素道。我初時也不信他。因見他行藏文雅。舉止風騷。說的話字字關心。像一個多情才子。故叫他將原詩寫了來。與小姐再看。不要埋沒了人。遂在袖中取出。遞與小姐。小姐展開一看。大驚道。為何與張郎的一字不差。媽素聽說也驚訝道。這等一定是做不出。盜竊來的了。小姐細想了一想。又將詩看了一遍。道。這詩乃張郎盜竊此生的。媽素道。小姐怎麼看得

出。小姐道。張郎因此一詩。已為入幕之賓。誰不曉得。

想得亦是

此生既與他為友。必知其詳。焉肯又抄寫來自貽其羞。况張郎寫得字跡鄙俗。可憎。此生雖奴。潦草却不衫不履。筆上龍蛇。豈不是張郎盜竊媽素道。小姐這一想。十分有理。何不速與老爺說明。把張相公搶白一場。打發了去。早上嫁了此生。豈不是一對有才貌的好夫妻。小姐道。想便是這等想。如何便對老爺說得。媽素道。怎麼說不得。小姐道。今日傳此二詩。

乃是私事。若對老爺說了，倘老爺問此二詩從何得來，却怎生應答。况此生之才，未知真假。若指實了他，有才老爺必要面試。倘面試時做不出來，我們明無私，却不到有私了。老爺豈不疑心。正說未了，忽一個侍妾拿了一幅稿兒，遞與小姐道：「老爺說這是張相公方纔在夢草軒當面做的，叫送與小姐看。」小姐接在手，打鼓那侍妾去了。却展開一看，却是一套紅梨花的曲子。小姐細上看了一遍，稱羨不已。心中

暗想道：我的新詩，久傳在外，還說得個盜竊。這曲子乃臨時因景命題，難道也是盜竊，便只管沉吟。媽素見小姐沉吟，便說道：「小姐不要沒主意，辜負那生才貌。」小姐道：「我的心事，你豈不知。倘此生才不教貌，若嫁了他，不獨辜負老爺教年擇婿之心，就是我一腔才思也無處吐露，豈可輕易許可。媽素道：據此生說來，百分才學，甚是譏笑。張相公難道一無所長，敢這等輕薄小姐道：「我也曉得必無此事，但終身大事。」

十里以外特，而來可謂改過備好矣。若是怠慢了，他去到是我的器局小了。因分付家人，一向收拾書房，留住，一向打點酒席款待。又叫了一班戲子俟候。因想無人陪他，歌要到村中請兩個鄉官，又無大鄉官，又不相知，反恐不便。莫若只叫張即來陪。到是秀才家不妨，打點停當。到了午後，楊巡撫方到。白公與他相見，過敘了寒溫，就設席在大廳上，做戲留他飲酒。今張執如相陪，不題。却說蘇友白打聽得有這個

空便悄悄閃入後園來。後園管門的見蘇友白時常往來，也不盤問。以此時前廳忙亂，無一人到後園來。故蘇友白放心大胆，走到亭子上來，四下觀望，恰好。嬌素有心，正在那裏窺探，劉一撞着蘇友白，喜不自勝。慌忙上前，湊上一揖，說道：小生自前日蒙小娘子錯愛之後，朝夕在此盼望，這無空隙，能見小娘子之面，忘餐廢寢，苦不可言。今日僥倖前廳有客，故得獨候。以此多感小娘子見憐，亦如有約而至，誠萬幸也。

但不知前日荒疎之句。曾復蒙小姐一彩。名媽素道。詩到見了。只是即君二詩。與張即二詩一字不差。不無盜竊之弊。小姐見了。不勝駭異。正要請教。即君以此何意也。蘇友白驚訝道。原來如此。我說張軌如之詩。如何入得小姐之眼。頻小姐達知小姐。以此二詩實小生所作。不意為張軌如盜竊。非小生不肖。媽素道誰假誰真。何以辨別。蘇友白道。此易辨也。此二詩若果生之作。已為老爺小姐所賞。小生渡盜竊以獻。將

誰愚也。媽素道。前日小姐亦作此想。又因面試張即紅梨花曲。乃一時新題。新製與前二詩若出一手。豈復是盜竊。即君之作耶。蘇友白嘆道。若說紅梨花曲。一莖是盜竊。小生之作。了。媽素驚訝道。那有此事。紅梨曲乃老爺見夢草軒紅梨盛開。一時高興。要張即做的。此種梨花。別處甚少。即君何以得知。便先做了。與張即盜竊。蘇友白道。此曲原非小生宿構。就是遇小娘子的這一日。張軌如絕早。着人請小生來。就引

小生在此亭子上望着內中紅梨花。勸逼要做小生。因慕小姐見物感懷。故信筆成此。誰知又為張郎作嫁衣裳也。殊可笑。殊可恨。小娘子若不肯信。况張郎不死。小生現在明日當面折對。真假便見了。媽素笑道。原來有許多委曲。老爺與小姐如何得知。不是這一番說明。幾落奸人之局矣。即君勿憂待我進去。與小姐說知。斷不有負。即君真才實貌也。蘇友白又深一揖道。全仗小娘子扶持。決當圖報。媽素吞了一會忙。出來說道。小姐說張郎踪跡。固有可疑。即君之言。亦未可深信。今且勿論。但問即君既有真才。今有一題。欲煩即君佳製。不識即君敢面試否。蘇友白聽了。笑容可掬。歡喜無盡。道我蘇友白。若蒙小姐垂憐。面試便三生有幸了。萬望小娘子作成。速賜題。媽素笑道。即君且莫深喜。小姐的題目。也不甚容易。因拉袖中。先取出花箋一幅。并班管一枝。遞與蘇友白。隨又取出小古硯一方。并水壺黑墨。放在一塊。

后上道小姐說古才人有七步成詩者。即君既自負。今不吝一揮。蘇友白接了花箋。展開一看。不慌不忙。便欲下筆。只因這一詩有分教。佳人心折。才子眉揚。正是。

巧之勝拙。

不過一時。

久而巧敗。

拙者笑之。

不知蘇友白可能做詩。且聽下回分解。

第十四回

一片石邊鴻雁燕。

詩曰。從來人世美前程。不是尋常早夕成。滿腹千。

端方是。袞藍梅百備。始為慶。大都樂自愁。中出異。

竟甘從苦理。生若盡一時。統俸得。人生何處見真。

情。

話說蘇友白接了花箋在手。展開一看。却是一幅白紙。這無題目在上。因問媽素道小姐。既要面試小生。

何○不○就○將○題○目○寫○在○箋○上○。○思○持○正○
 不○敢○輕○傳○題○目○。○之○一○
 願○聞○題○目○。○蘇○友○白○道○原○來○如○此○慎○重○
 鴻○以○非○字○為○韻○。○迎○燕○以○棲○字○為○韻○都○要○七○言○律○詩○一○
 首○蘇○友○白○聽○了○道○題○目○。○雖○不○難○小○姐○好○淡○情○也○好○慧○
 心○也○。○私○雖○私○寔○貴○
 交○正○是○燕○來○鴻○去○之○時○。○且○喻○意○送○鴻○者○欲○送○張○君○也○
 迎○燕○者○欲○迎○小○生○也○。○送○鴻○以○非○字○為○韻○以○張○即○為○非○

人○也○。○迎○燕○以○栖○字○為○韻○意○欲○小○生○雙○栖○也○非○淡○情○燕○
 心○要○能○辨○此○小○生○且○無○論○妄○想○要○親○近○小○姐○。○即○今○日○
 得○此○一○題○已○出○萬○分○僥○倖○我○蘇○友○白○不○虛○生○矣○。○即○研○
 墨○濡○毫○將○花○箋○斜○橫○在○一○塊○卧○雲○石○上○。○欲○寫○鴻○素○道○
 即○君○且○謾○了○歡○喜○還○有○難○題○目○在○後○面○。○理○蘇○友○白○道○
 又○有○何○說○。○鴻○素○道○每○句○上○還○要○以○金○石○絲○竹○範○土○草○
 木○八○膏○冠○首○小○姐○說○婚○姻○大○事○舉○動○必○須○礼○樂○今○雖○
 草○不○能○備○聊○以○以○代○之○。○蘇○友○白○連○三○點○頭○道○有○理○

有理。貞。濟。之。風。愈。使。人。景。仰。不。盡。矣。口。裡。說。着。不。覺。情。興。勃。勃。詩。思。泉。湧。正。要。賣。弄。才。學。提。起。筆。來。如。龍。蛇。飛。舞。風。雨。驟。至。不。一。刻。滿。紙。上。珠。璣。亂。落。正。是。

讀書破萬卷

下筆如有神

謾道謙為德

才高不讓人

蘇友白。須臾之間。即將二詩題就。半行半楷。寫滿花箋。雙手遞與媽素道。煩致小姐。幸不辱命。媽素見蘇友白。筆不少停。倏成二詩。心下又驚。又愛。道詩中。

意。賤。妾。不。知。然。即。君。敏。捷。至。以。是。令。青。蓮。減。價。真。可。敬。也。我。小。姐。數。年。選。才。今。日。可。謂。得。人。矣。蘇。友。白。道。荒。蕪。之。詞。一。時。塞。責。恐。不。足。以。當。小。姐。清。賞。萬。望。小。娘子。為。小。生。周。旋。一。二。沒。齒。不。敢。負。德。媽。素。道。即。君。佳。作。賤。妾。領。去。但。以。時。日。已。暮。矣。恐。不。及。復。命。即。君。且。請。回。明。日。前。廳。客。尚。未。去。張。郎。自。然。無。暇。請。與。即。君。再。會。也。以。定。有。佳。音。相。報。蘇。友。白。道。日。暮。小。生。自。應。告。退。但。不。知。乘。以。昏。夜。無。人。可。能。邀。小。姐。半。面。否。

嬌素道。即君此言差矣。小姐乃英。閨秀。動以礼法。自持。即今日之舉。蓋為百年大事。選才。非怨女。懷春之比。即君若出此言。便是有才無德。轉令小姐看輕。此事便不穩了。蘇友白驚訝。連。謝罪道。小生失言矣。小娘子高論。自是金玉。敢不謹從。小生今且告退。明日之會。萬勿爽約。嬌素道。快不爽約。蘇友白又深。一揖辭了。嬌素閃出後園。悄。去了。不題。却說嬌素袖了詩箋。收了筆硯。咲嬉。來見小姐。說道。那蘇家郎君。真好聰明。小姐道。如何見得。嬌素道。我將題目與他。一見了。便將小姐命題微意。一。說破。連稱小姐慧心不已。若非二十分聰明。那裡說領略得來。小姐道。小。聰明人。或有之。但不知真才何如。此二詩。恐上下限韻。一時難於措手。你為何就進來了。莫非他。以天晚不能完篇。帶回去做了。嬌素咲道。他若不能完篇。帶了回去。莫說小姐。就是嬌素。也不重他了。小姐道。既不帶去。怎生不做。嬌素道。怎麼不

三
四
做他展開花箋。提起筆來想也不想。就想信筆而
寫。嬌素在旁看他。眼睛轉也不轉。一轉他二詩早已
寫完。真令人愛殺。果是風流佳婿。小姐萬一不要錯
過。小姐道。如今詩在那裏。嬌素方纔從袖中取出。遞
與小姐。知道這不是難道。嬌素敢哄騙小姐不成。小姐
接了一看。只見筆精墨良。先已耀動人。再細讀
來只見。

送鴻限非字

金。秋。景。物。隔。年。非。石。蕨。沙。蘆。春。不。肥。絲。柳。漸。二。聲。
帶。別。竹。風。未。稷。夢。先。歸。袍。衣。莫。緊。終。高。舉。土。穀。難。
忘。又。比。飛。草。面。胡。兒。還。習。射。木。蘭。舊。成。慎。知。機。

迎燕限樓字

金。鋪。文。杏。待。雙。樓。石。迳。陰。引。路。迷。絲。棘。漸。添。簾。
幙。影。竹。風。新。釀。落。花。泥。靴。尊。莫。慰。烏。衣。恨。土。俗。休。
將。紅。雨。啼。華。故。倘。思。重。作。壘。木。香。亭。畔。有。溪。閨。
小。姐。看。了。一。遍。又。看。一。遍。不。禁。贊。歎。道。好。美。才。好。美。

才○勿○論○上○下○限○韻○絕○不○費○力○而○情○思○婉○轉○字○句○清○新○
 其○人○之○風○流○俊○秀○如○在○紙○上○吾○不○能○寤○寐○忘○情○矣○但○
 以○事○被○張○家○那○畜○生○弄○得○顛○倒○在○此○却○將○奈○何○媽○素○
 道○這○也○不○難○小○姐○若○自○對○老○爺○說○恐○老○爺○疑○我○等○有○
 私○何○不○叫○蘇○相○公○自○見○老○爺○剖○明○與○張○家○眾○物○當○面○
 一○試○真○假○立○辨○矣○小○姐○道○是○便○是○如○此○說○但○我○恐○尼○
 事○恐○可○善○為○之○不○可○結○怨○你○不○記○得○老○爺○在○京○時○
 只○為○惡○辭○了○楊○御○史○親○事○後○來○弄○了○多○少○風○波○我○看○

張○家○這○畜○生○如○此○設○謀○決○非○弱○士○若○使○他○當○場○出○醜○

便○生○護○情○

既○蘇○生○孤○族○恐○未○免○又○生○事○端○反○為○不○妙○媽○素○道○小○

姐○所○慮○固○是○但○如○此○畏○首○畏○尾○以○事○何○以○得○成○小○姐○

道○以○我○想○來○莫○若○叫○蘇○生○且○回○京○城○去○不○必○在○此○張○

家○畜○生○無○人○代○筆○我○再○要○老○爺○考○他○一○考○自○然○敗○露○

而○去○那○時○却○叫○蘇○生○以○求○舅○老○爺○書○來○作○伐○再○無○不○

請○之○理○矣○媽○素○聽○了○歡○喜○道○小○姐○想○得○甚○是○有○理○蘇○

相○公○稱○贊○小○姐○深○情○慧○心○真○不○虛○也○明○日○果○是○佳○人○

又○帶○一○筆○不○磨○石○去○秋○淚

才子天生一對也。便是媽素也。覺風光。二又算計定了。小姐只把詩箋吟玩。媽素便去前廳打聽。明日當抄題撫的事情。到了次日。白公果當揚巡撫。不教張軌如時刻相陪。那有工夫到後園來。蘇友白揆知。捱過午後。便依舊入後園。竟到亭子上。潛身等候。不多時。只見媽素吟吟走出來。對着蘇友白說道。卽君好信人也。蘇友白忙陪笑作揖道。小生思慕小姐。得奉命趨走。實出僥倖。何足言信。多蒙小娘子以

真誠相待。時刻不爽。真令人感激無地。媽素道。小生既求淑女。安知淑女不慕君子。人同此心。誰不以誠

蘇友白道。小娘子快論。使小生仰慕之心愈堅矣。媽素道。閒話且謾說。昨日卽君佳作。小姐再三捧讀。不忍釋手。以為謫仙已復一人而已。蘇友白道。鄙詞既蒙小姐垂青。但如今事跡差訛。不知小姐何以發付。媽素道。小姐昨日與賤妾再三商議。欲要與老爺說。明又恐事涉私。不好開口。欲煩卽君當面辨明。又

恐即君與張即為仇。說多一番口舌。故此兩難。如今
 莫來算去。止有一條好路。叫即君不必在此惹人耳
 目。請速回去。只央我家舅老爺來說親。再無不成
 之理。張家獸物。即君去後。小姐自叫老爺打發他。去
 豈不兩全。蘇友白道。小姐妙算。可謂無遺。但只恐小
 生以此求人。未必朝夕便來。倘此中更有高才捷足
 者。先得之。那時却叫我蘇友白向何處申冤。媽素道。
 即君休得輕觀我家小姐。我家小姐貞心定識。不減

古媛今日一言既出。金玉不移。即君只管放心前去。

○四○河○新○載○管當此東床待君。坦腹蘇友白道。小娘子既如此說。

小生今日便回去求你家舅老爺去。但不知你舅老

爺是那個媽。素道。我家舅老爺是翰林院侍講吳爺。

你去一問。那一個不曉得說不了。只聽得廳後有人

一路叫進後園來。道。管園的快些打掃。楊老爺就要

進園裏來喫酒了。媽素聽見。忙說道。你我言盡在此。

即恐可快。出去不必再來。就再來也不得見我了。

說罷往花柳叢中一閃而去。蘇友白亦不敢久停也。忙抽身出來。一路上暗想道：他方纔說他家舅老爺是翰林侍講吳爺。我想金陵城中翰林院姓吳的止有吳瑞庵一人。若果是他。這又是冤家路窄矣。他前日以女兒招我。身三不從。連前程都點退了。我如今反去央他為媒。莫說他定然不肯。就是他肯。我也無面去求他。一路上以心問心。不覺到了張執如園裏。以時王文卿因城中有事。連日未來。管園的并

小喜接着打發喫了夜飯。就睡了。次日走來。寫下一封書。留與張執如。王文卿作別。喜得原無行李。只叫小喜牽了馬。仍舊望觀音寺裡來。一者辭心。靜心。二來就要問他吳翰林。可是吳珪恰好。靜心立在山門前。看一個小沙彌掃地。看見蘇友白來。連忙迎上前。作揖道：蘇相公。連日少會。今日為何起得這早。蘇友白道：今日欲回城中去了。特來辭謝老師。靜心道：原來如此。請到小房用了飯去。蘇友白道：飯已用過。

到不消了。我且問你一觀。那白侍郎的舅子姓吳的。可就是翰林的吳瑋。靜心道。正是他。前番告假回來。如今聞得又欽詔進京去了。他若在家也時常到這裡來。蘇友白聽了。心下著實不快。遂別了靜心。上了馬。轉出村口來。欲要回京城中。本眼見得吳翰林不可求了。欲要身回張園去尋嬌素。說明他已說絕不。得見了。在馬上悶。無已信着那為走一步懶一步。正是。

聖人失意喪家狗。

豪傑逃生漏網魚。

君子好仇求不得。

道途進退費躊躇。

蘇友白在馬上躊躇納悶許多時。忽然想起來道。我前日來此。原為要到句容鎮上去見賽神仙。因有白小姐一事。遂在此耽閣了許久。竟忘懷了他。既知我為婚姻出門。今日婚姻有約。當以進退無門之時。何不去尋他。一問。遂勒馬望西南句容鎮上而來。行不上一二里。心下又想道。前日要見賽神仙。只為婚姻。

又提一提。為後也。

沒有着落。今日婚姻已明。有了白小姐。我若不得
 白小姐為嬪。雖終身無婦。亦不他求。親門路媽素
 已明。叫我去央吳翰林。如今只消自家謀。為何必
 又去問賽神仙。問了他。說此事成得。終須也要自
 去求人。難道他肯替我去成。他若說此事不成。我難
 道就依他罷了。莫若還是老了面皮。只依媽素之言。
 去央吳瑞庵為上。或者他在他親情上好肯。也不期
 心下一轉。遂又攔馬。復回舊路而行。不上十數里。

因往返躊躕。早已日色平南。腹中覺饑。便兜住馬。四
 下一望。只見東南大路傍。一村人家。欲要去買些飯
 喫。又不知內裏可有店舍。正在徘徊之際。忽見對面
 一人。也乘馬而來。後面跟隨着三四個僕從。行到面
 前。彼此一看。大家驚喜。却是認得的那人。便先開口
 叫道。蓮仙兄。為何在此。蘇友白忙答道。我道是誰。原
 來是言從兄。小第一言難盡。那人道。以不見兄時。
 渴想。既在此相遇。豈不是說話處。幸得寒舍不遠。

請到寒舍一叙。蘇友白道：尊府却在何處？那人用手
指著路，匆匆村中道：「即此就是蘇友白道。」寔不相識。小
弟此時僕馬皆饑，正在此商量，恰好遇見。既尊府不
遠，只得要相擾了。那人大喜，遂與蘇友白，趁馬竟入
村來，正是

鄭莊千里隻身行

司馬邀來一座傾

不是才名動天下

如何到處有逢迎

原來那個人也姓蘇，雙名有德，表字言從，與蘇友白

同姓不同宗。也是學中朋友。文字雖不大通，家道却
十分富厚。年紀二十五歲，單在酒色上用心。只有一
件長技，入處乃是揮金結客。因斲了絃，正在城中四
下裡相親回來，恰好與蘇友白相遇。邀了來家，到了
門前，二人下馬，迎入中堂，相見。過蘇有德一面，就分
付家人道：「快些先備飯來。」蘇相公餓了，吃了飯，謾
謾用酒。家人應諾不一時，酒飯齊至。蘇有德因問蘇
友白道：「數月不見，竟無處訪問，不知仁兄為何却在

此處蘇友白道小弟自從去了前程之後。適值家叔
從楚中代巡回來。停舟江上。要小弟隨他進京。復
命小弟因在此無興。遂應允了。不期行到中途。偶有
所阻。未及如約。家叔不能久待。去了。小弟遂留在一
個敝友處住了許久。今日因有小事。要回城中。不期
在此與仁兄相遇。不知仁兄幾時進城。有何貴幹。今
日纔回。蘇有德道。小弟前番考了個三等。是瞞不得
兄的。在秋鄉試。沒奈何。只得尋條門路去觀一場。雖

不望中。也好掩人耳目。故進城去了。這七八日。尚不
妥當。怎知得吾兄大才。考了個案首。如今快活。活
只候掄元奪魁。喫鹿鳴宴了。怎得知小弟的苦。蘇友
白道。這是仁兄取笑小弟了。小弟青衿已無。元魁何
有。蘇有德道。兄離城中久。原來還不知道。前日宗師
行文到學中。吾兄的前程。又渡了。蘇友白道。那有此
事。蘇有德道。這是小弟親眼見的。難道敢欺仁兄。蘇
友白道。宗師既題奉紳貴。為何又有此美意。蘇有德

道。那裡是宗師美意。我聞得原是翰林老吳之意。他
娶初見吾兄不從親事。一時氣怒。故此作惡。久之良
心發見。豈不思辭婚有何大罪。又見仁兄默然而退。
茲未出一惡言。與之相觸。能意上過不公。故又與宗
師說。方纔復了。蘇友白驚喜道。言從兄果然如此。麼
蘇友道德道。宗師書吏與學中齋夫。俱是這等說。非小
弟一人之言也。蘇友白聽了。是真忽然喜動顏色。此
時飯已喫完。正拿着一大杯酒在手。不覺一飲而盡。

蘇有德見了道。以乃吾兄小喜。到秋發了。方是大喜。
蘇友白道。小第豈以一第為得失。蓋別有所喜耳。蘇
有道德道。舍此更有何喜。吾不信矣。蘇友白道。不瞞兄
說。小第不喜渡前程。而喜復前程之意。出之吳瑞庵
耳。蘇有道德道。此是為何。蘇友白道。小第因有事要求
老吳。正愁他前怒未解。難也見面。今見他尚有相憐
之意。明日去謁他。便不難開口了。故以喜耳。蘇有德
嘆道。老兄莫非想回念來。原要求他令愛。但他令愛

別有人家了。蘇友白道：非也。蘇有德道：不是為以。便是知他主場有分。要拜門生了。蘇友白笑道：一發不是了。蘇有德道：端的為何。蘇友白嘆而不言。蘇有德道：小弟到報兄喜信。兄有何喜。反不對小弟說。難道小弟與兄至交。有甚麼壞。兄事處。或者對小弟說了。小弟還效得一臂也。未可知。蘇友白以時因心中快暢。連飲數杯。已有三分酒興。不覺便吐露真情。道：此事正要請教仁兄。豈敢用瞞。小弟有一頭親事。要求

吳公作伐耳。蘇有德想了想。驚問道：兄莫非要與他求白太玄。今愛磨蘇友白。見說看了。不覺哈哈大笑。道：元神人也。原來蘇有德與白侍郎鄉村相近。白小姐才貌之美。與選婿之嚴。久已深知。只恨無門可入。今見蘇友白從村裡來。又見要求吳翰林作媒。收一語就猜着了。因留心道：白小姐之美。自不必說。但白老性拘。這頭親事。也不知辭了多少人。就是吳瑞庵作伐也。不濟事。况聞得他已選了一個姓張的做西

宿此事必待內中有此消息。方纔能成。蘇友白見說
得長機。遂將如何遇張執如。做新柳詩。如何被張執
如換了。後來如何遇媽素之事。細上。都對蘇有德說
了。蘇有德便當心道。既如此。去央老吳一說。一上。但
只可惜老吳如今。又欲召進京去了。蘇友白道。莫說
進京。便是上天。小弟也要去尋着他。蘇有德道。你既
要進京。尋他。何不就往這裡過江。去近此。又到城中
去。何用。趕早去。早來。還好。鄉試。蘇友白道。就便去。因

好。只是進京路遠。前日小弟。匆。出。門。行李。俱。無。然
纏。未。帶。今。還要。到。城中。去。設。處。方。好。起身。蘇。有。德。道。
兄。有。此。美。事。小。弟。樂。不。可。言。盤。纏。行李。小。事。小。弟。儘
可。設。處。何。必。又。往。城中。耽。閣。日。月。蘇。友。白。大。喜。道。若
得。吾。兄。相。貸。小。弟。即。此。北。行。又。到。城中。何。用。只。是。吾
兄。高。誼。何。以。圖。報。蘇。有。德。道。朋友。通。財。古。今。稍。有。快
氣。者。皆。然。兄。何。小。視。我。弟。今。且。與。吾。兄。痛。飲。快。談。一
夕。明。日。當。送。兄。行。也。蘇。友。白。道。良。友。談。心。小。弟。亦。不

能。處。別。只。得。要。借。榻。在。陳。蕃。了。二。人。一。閱。一。答。歡。然。
 而。飲。蘇。友。白。又。將。新。柳。詩。弄。紅。梨。曲。寫。了。與。蘇。有。德。
 看。蘇。有。德。看。了。大。加。稱。賞。直。飲。得。痛。醉。方。散。就。留。蘇。
 友。白。在。書。房。中。宿。只。因。這。一。宿。有。分。教。李。代。桃。僵。鶴。
 爭。鳩。奪。正。是。

雄狐綏

雅鳩關

同一杯酒

各自為歡

二人不知如何分別且聽下回分解

中國終



所入
圖書
卷之
第...

